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治世餘聞 第三卷

上召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論：「爾等各衙門，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，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？」珊顧大夏未敢對，大夏進曰：「無他，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，無久交，不制肘，故事多責成之。」上曰：「責之固是，但權之所在，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。不然則恃權，好承奉，任喜怒，將或以是為非，以賢為不肖，使民不被其澤。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，務揀老成有識量者，毋用輕躁新進之人。仍以此意，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。」珊承命叩頭謝罪，退與劉公俱歎曰：「聖諭諄諄，俱切中時病，明見萬里之外，惜我輩猶不能悉記其詳耳。」戴即通行以警各處巡按云云，欽遵。嗚呼！聖言及此，其精練政體，豈尋常所能到哉！

江西寧府乞換殿宇琉璃瓦，奏准於引錢內支銀二萬兩。時林見素俊以都御史巡視其地，具疏言該府初無琉璃之制，請止之。且云：「毋涉吳王幾杖之賜，毋成叔段京鄙之求。」寧深銜之，乃以林出巡外郡為迂避節，不於省城慶賀，朦朧奏令回話，賴上洞知不究。彼寧又向勘事邵郎中賁言說：「林都堂指我是叔段，則以莊公待朝廷矣。」其黠如此。後果為反逆，林其有先機之見哉！

上一日召劉大夏、戴珊，諭曰：「聞今軍民都不得所，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？」大夏對曰：「求治亦難太急，但每事都如近日與內閣近臣講議，必求其當，施行日久，天下自然太平。」上曰：「內閣近臣如大學士劉健，亦盡可與計事，但他門下人太雜，他曾獨薦一人，甚不合朕意。」上不言其所薦之人姓名，大夏等亦不知。既而向劉公等言曰：「劉先生曾說見任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，上不答。先生疑上聽之未真，重舉其人言之，上竟未之答。或者是此人未可知。」噫！宇之奸惡，聖明已知之。正德初年，宇果大壞朝政。天下益信堯舜之資，迥出尋常物表也。彼薦之者，寧不愧死耶？

貴州普安土官隆暢妾米魯、米朵等，因其夫故，乃與奸人福佑等乘釁謀襲官職，因而糾集賊眾，攻劫城堡，拒敵官軍，將管糧右布政閻鉦及雲南進表布政梁方圍困安南城內不放。鎮守太監楊友慮陷城池，乃與按察使劉福、都指揮李雄等領兵前去盤江地名寶鈿鋪屯札。及取梁方、閻鉦到營，梁方次日即行。眾議以寶鈿地方不可久住，請過盤江東岸下營，楊友等不從，又張宴設戲為樂。米魯夤夜添合蠻賊阿方車等強兵萬餘劫營，當殺死閻鉦、劉福等並都指揮以下千百餘人，又將楊友虜去，送寨拘住。時辛酉年四月也。守臣以聞，兵部請命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軾提督軍務，合雲南、川、廣之兵夾攻。至壬戌春，以捷聞。地方雖獲平定，而官軍損傷者亦多矣。況當時啟釁，不過一二夷婦耳。守土者誠能先事預防，隨機應變，決不致狂獷如是。卻乃貪功好勝，不恤人言，以致滋蔓，重貽地方之患，誰之罪耶？

上召劉尚書大夏與戴都御史珊議論人物。大夏言及某一時人物。上曰：「內閣學士劉健屢舉此人，朕已熟察之矣。其人好作威福，好虛名，無誠心為國家。在陝西巡撫時，與鎮守內臣同游秦王內苑，廝打墜水，遺國人之笑。及任戶部侍郎，令他參贊北征官軍，惟以參奏總兵總官為事，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。因其誤事，所以退他。這等何以稱為人物？」大夏等叩頭，不復敢言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奉命揀選坐營近侍內官，上命劉尚書大夏往預其事。大夏對曰：「國朝典故，外官不得干預此事。」候久不退。上笑曰：「豈憂此曹他日害卿耶？有朕在上，何憂之有？」竟令英國公張懋與大夏同住。內有太監岑璋者，久侍寵眷，私乞不欲預選。上已許之，既而論大夏曰：「若岑璋臨期不至，當據法處置。」大夏等對曰：「既已有旨見容，難再別議。」上曰：「朕雖一時情不能已許伊，在未嘗傳出令爾曹補本，何謂有旨？」及期，璋果不至，遂與陳寬等參伊方命。頃刻即批出云：「本當拿問，且饒這遭。」璋聞之恐懼。眾近侍皆自此檢束不敢肆。

都御史戴珊累以疾辭，不允。上一日召劉大夏並戴同人，行間戴懇劉曰：「少頃進見，當捨己為我言之。」及見，議論公事畢，上諭曰：「爾珊昨日何以陳老疾求去？」珊顧劉未敢對，遂進曰：「都御史與各道係互相糾劾衙門，若堂上官以病不出，恐為御史所劾，不得不奏。珊實有病，不敢假。」上曰：「賓客在人家告歸，主人懇留之，亦置家事而止。爾何忍拂朕意如是耶？」珊感而流涕，上亦為之感動，上下相對，不能言者久之。上曰：「爾等姑退。」珊退謂劉曰：「自此以後，雖死不敢言去矣。」

甲子閏四月，上命大學士李東陽往闕裡祭告，其敕諭云：「近因闕裡毀於回祿，爰命有司重建，厥功既成，茲遣卿往彼祭告。夫先師道德，萬世之所宗；鼎新廟庭，一代之盛典。以故禋告之禮，特委輔弼之臣。卿其精白一心，寅恭將事，務期聖靈昭假，以副朕隆師重道之懷。事畢，星馳回京。欽哉！故敕。」其祭文云：「皇帝遣太子太保、戶部尚書、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致祭於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曰：惟我先師，代天立教。禮嚴報祀，四海攸同。岳降在茲，廟貌自古。頃罹災變，實警予衷。爰敕有司，命工重建。越既五載，厥功告陳。宇棟鼎新，器物咸備。光昭儒道，用妥聖靈。特遣輔臣，遠將祭告。尚期欽格，來享明禋。謹告。」

先是兗州知府龔弘一夕夢謁孔廟，宣聖對之泣下。既寤，不知何祥。次日適當謁廟，禮畢，弘升殿，命諸生揭幔瞻視，正見塑像龕傾損裂，殿瓦穿漏當其上，有水跡下被像面，帷幔亦且弊腐。弘惕然，亟為整飭完好。未幾廟災，時庚申七月八日也。初，其日未申間，廟庭煙氣鬱勃，既而火起樹杪，延及廊廡室宇，焚蕩樹木甚多。前代碑刻，咸在煨燼。是年建寧書坊及廣信張天師家一時俱罹鬱攸之厄，亦可怪也。

上一日退朝，宣劉尚書大夏，議論國事久之，言及左右，大夏未及對。上曰：「爾越趨不言者，豈尚疑我是聽左右人言語之皇帝耶？」大夏叩頭謝。

癸亥正月郊，上以微恙不果行，有旨俟平復親舉，至二月中旬，始克行。蓋上謂天子祭天地，不可假諸臣下，必俟疾愈方舉，此見義精也。故鑾輿出郊，遠近快睹，皆呼萬歲。李閣老東陽有詩云：「聖躬已豫思蠲潔，願達平安上紫宸。」紀其實也。

淮、揚饑饉，巡撫等官累上疏告急。上召劉大夏諭曰：「淮、揚饑荒，十分狼狽。雖嘗令有司賑濟撫按，不知近來何如，爾曾用心此事否？」大夏對曰：「臣待罪兵部，才短憂亂，實嘗用心深訪，此時可無憂矣。」上曰：「何以無憂？」對曰：「臣聞淮民窮極思變，偶遇聖旨文書行到，遂寢其謀。」上曰：「是何文書？」對曰：「即近日淮各衙門所陳弊政行去的勘合。」上曰：「朝廷政事得失，若非各有陳奏，朕何以知之？今後爾等有所奏言，皆不可避諱。」

張學士元禎，南昌人，為日講官。上命設低幾，就而聽之。蓋張短小不及四尺，且貌寢，然聲音朗徹，聞者悚然，上亦起敬，故設此幾以便之。張自七歲能屬文，稱為奇童。嘗請上讀《太極圖》、《西銘》諸書。上亟索之，內閣以圖本進。上覽而歎之曰：「天生斯人以開朕也。」可謂不偶矣。

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，居莊浪之西大同，部落甚眾。至麟，有才智而性頗驕傲，結納嬖近，求為甘肅掛印總兵官不得，遂棄官西回大同，假托以子幼，奏願歸撫其部落，漸有不臣之風聞於京。奏至，公卿私議，有欲俯令其掛印消其異心者，有欲召至京師處以散地者。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：「若就令魯麟掛印，是遂彼要君之心，不可。召之何如？」大夏對曰：「無遂彼要君之心，誠如聖諭。但使其不得遂願，即棄任走歸，則恐召之不至，難於處置。莫若從彼撫部之奏，不逆其心，而陰奪其副將兵權。」上曰：「朕意欲如此，惟恐彼恃其部落胡為。」大夏對曰：「聞此人貪酷，失部落之心，若失失權，安能獨為？」明日覆奏，遂降敕獎伊上世忠順，而從其請。麟竟快快成病，不逾年而死。

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結納嬖近，每於上前譽其才能。一日，上諭劉大夏曰：「聞某極有才調。」大夏未敢對。上疑大夏聽之未真，復大聲曰：「工部尚書李某，爾知之否？」大夏仍未敢對。上諭其意，遽笑曰：「朕惟聞其人能幹辦耳，未暇知其為人也。」大夏叩頭曰：「誠如聖諭。」

一日早朝，通政司奏事無兵部事，劉尚書大夏止在大班中，未出班聽候。上未及見，候朝退，召劉尚書諭曰：「今早意欲召爾，因不見而罷，恐為侍班御史劾爾故也。且爾同類中，亦有不樂爾者，自今宜慎之。」大夏叩頭謝罪而退。蓋時大臣不平劉獨蒙眷顧。有「偏聽生奸，獨任成亂」之語，因左右聞於上，故有此論。

劉大夏承上眷顧，思欲薦才報國。予同年王綸，陝西人，因王親除松江推官。為人譎詐務名，自負兵歷醫卜諸事，無不精曉，欲求為京官。乃托人延譽於朝，時考滿來京，劉真以綸為知兵，遂破例薦為職方主事。命下吏部，馬鈞陽以為王親不得任京職，此祖宗舊例，似難輒改。上意向劉，又批云：「你每還會兵部議了來說。」馬恐劉在上前有別詞，乃曲從其請。綸得職方主事，其志洋洋矣。劉常對人言：「我非欲破例，但部中多事，得一知兵者在司屬，可以備緩急之用。」然綸實非知兵，徒能言耳。楊都御史一清以其門人故，力薦之於劉，劉亦不察。觀其後從宸濠反逆，為其行軍，一敗塗地，可見矣。人之難知有如此。

各邊有警，守臣求增兵餉，戶部奏稱錢糧不給。上召劉尚書大夏論曰：「永樂間頻年舉兵北征，況大興營造，費用無貲，當時未聞告乏。今百凡俱從減省，何以反不足用？昔人云天下之財，不在官則在民，今安在哉？」大夏對曰：「祖宗時民出一文，公家得一文之用。今取諸民者數倍，而實入官者或僅二三。」上曰：「歸之何處？」大夏乞退奏。上曰：「正欲與爾面論此事。」詰之至再。倉卒不能對，乃舉所知一事對曰：「臣往年在兩廣時，曾通以省城中文武官俸給，與某官一二人歲用，計之猶不相當。此亦以侵民財之一端也。」蓋指鎮守內官。上曰：「曾有人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官，熟思之，自祖宗來，設置已久，勢難遽革。況中間如某某，亦盡有益於地方。莫若今後有缺，必求如某者用，不得其人則姑停止之。」

上優禮大臣，無大故未嘗斥辱。如尚書劉大夏、都御史戴珊輩，往往召至幄中，從容講論，天顏和悅，真如家人父子。內閣諸臣，皆稱為先生。李西涯有詩云：「近臣嘗造膝，閣老不呼名。」蓋實錄也。